後漢書/卷3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十一·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　第二十一 ◄

後漢書
卷三十二·樊宏陰識列傳　第二十二

► 卷三十三·朱馮虞鄭周列傳　第二十三

樊宏

樊宏字靡卿，南陽湖陽人也，世祖之舅。其先周仲山甫，封於樊，因而氏焉，為鄉里著姓。父重，字君雲，世善農稼，好貨殖。重性溫厚，有法度，三世共財，子孫朝夕禮敬，常若公家。其營理產業，物無所棄，課役童隸，各得其宜，故能上下戮力，財利歲倍，至乃開廣田土三百餘頃。其所起廬舍，皆有重堂高閣，陂渠灌註。又池魚牧畜，有求必給。嘗欲作器物，先種梓漆，時人嗤之，然積以歲月，皆得其用，向之笑者咸求假焉。資至巨萬，而賑贍宗族，恩加鄉閭。外孫何氏兄弟爭財，重恥之，以田二頃解其忿訟。縣中稱美，推為三老。年八十餘終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，遺令焚削文契。責家聞者皆慚，爭往償之，諸子從敕，竟不肯受。

宏少有誌行。王莽末，義兵起，劉伯升與族兄賜俱將兵攻湖陽，城守不下。賜女弟為宏妻，湖陽由是收系宏妻子，令出譬伯升，宏因留不反。湖陽軍帥欲殺其妻子，長吏以下共相謂曰：『樊重子父，禮義恩德行於鄉里，雖有罪，且當在後。』會漢兵日盛，湖陽惶急，未敢殺之，遂得免脫。更始立，欲以宏為將，宏叩頭辭曰：『書生不習兵事。』竟得免歸。與宗家親屬作營塹自守，老弱歸之者千餘家。時赤眉賊掠唐子鄉，多所殘殺，欲前攻宏營，宏遣人持牛酒米穀，勞遺赤眉。赤眉長老先聞宏仁厚，皆稱曰：『樊君素善，且今見待如此，何心攻之。』引兵而去，遂免寇難。

世祖即位，拜光祿大夫，位特進，次三公。建武五年，封長羅侯。十三年，封弟丹為射

陽侯，兄子尋玄鄉侯，族兄忠更父侯。十五年，定封宏壽張侯。十八年，帝南祠章陵，過湖陽，祠重墓，追爵謚為壽張敬侯，立廟於湖陽，車駕每南巡，常幸其墓，賞賜大會。

宏為人謙柔畏慎，不求苟進。常戒其子曰：『富貴盈溢，未有能終者。吾非不喜榮勢也，天道惡滿而好謙，前世貴戚皆明戒也。保身全己，豈不樂哉！』每當朝會，輒迎期先到，俯伏待事，時至乃起。帝聞之，常敕騶騎臨朝乃告，勿令豫到。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，輒手自書寫，毀削草本。公朝訪逮，不敢眾對。宗族染其化，未嘗犯法。帝甚重之。及病困，車駕臨視，留宿，問其所欲言。宏頓首自陳：『無功享食大國，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，令臣魂神慚負黃泉，願還壽張，食小鄉亭。』帝悲傷其言，而竟不許。

二十七年，卒。遺敕薄葬，一無所用，以為棺柩一臧，不宜復見，如有腐敗，傷孝子之心，使與夫人同墳異臧。帝善其令，以書示百官，因曰：『今不順壽張侯意，無以彰其德。且吾萬歲之後，欲以為式。』賻錢千萬，布萬匹，謚為恭侯，贈以印綬，車駕親送葬。子脩嗣。帝悼宏不已，復封少子茂為平望侯。樊氏侯者凡五國。明年，賜脩弟鮪及從昆弟七人合錢五千萬。

論曰：昔楚頃襄王問陽陵君曰：『君子之富何如？』對曰：『假人不德不責，食人不使不役，親戚愛之，眾人善之。』若乃樊重之折契止訟，其庶幾君子之富乎！分地以用天道，實廩以崇禮節，取諸理化，則亦可以施於政也。與夫愛而畏者，何殊間哉！

子脩

脩字長魚，謹約有父風。事後母至孝，及母卒，哀思過禮，毀病不自支，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饘粥。服闋，就侍中丁恭受《公羊嚴氏春秋》。建武中，禁網尚闊，諸王既長，各招引賓客，以脩外戚，爭遣致之，而脩清靜自保，無所交結。及沛王輔事發，貴戚子弟多見收捕，脩以不豫得免。帝崩，脩為復土校尉。

永平元年，拜長水校尉，與公卿雜定郊祠禮儀，以讖記正《五經》異說。北海周澤、瑯邪承宮並海內大儒，脩皆以為師友而致之於朝。上言郡國舉孝廉，率取年少能報恩者，耆宿大賢多見廢棄，宜敕郡國簡用良俊。又議刑辟宜須秋月，以順時氣。顯宗並從之。二年，以壽張國益東平王，徙封脩燕侯。其後廣陵王荊有罪，帝以至親悼傷之，詔脩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。事竟，奏請誅荊。引見宣明殿，帝怒曰：『諸卿以我弟故，欲誅之，即我子，卿等敢爾邪！』脩仰而對曰：『天下高帝天下，非陛下之天下也。《

春秋》之義。「君親無將，將而誅焉」。是以周公誅弟，季友鴆兄，經傳大之。臣等以荊屬託母弟，陛下留聖心，加惻隱，故敢請耳。如令陛下子，臣等專誅而已。』帝嘆息良久。鯈益以此知名。其後弟鮪為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，鯈聞而止之，曰：『建武時，吾家並受榮寵，一宗五侯。時特進一言，女可以配王，男可以尚主，但以貴寵過盛，即為禍患，故不為也。且爾一子，奈何棄之於楚乎？』鮪不從。

十年，鯈卒，賵贈甚厚，謚曰哀侯。帝遣小黃門張音問所遺言。先是河南縣亡失官錢，典負者坐死及罪徙者甚眾，遂委責於人，以償其耗。鄉部吏司因此為奸，鯈常疾之。又野王歲獻甘醪、膏餳，每輒擾人，吏以為利。鯈並欲奏罷之，疾病未及得上。音歸，具以聞，帝覽之而悲嘆，敕二郡並令從之。

長子汜嗣，以次子郴、梵為郎。其後楚事發覺，帝追念鯈謹恪，又聞其止鮪婚事，故其諸子得不坐焉。

梵字文高，為郎二十餘年，三署服其重懼。悉推財物二千餘萬與孤兄子，官至大鴻臚。

汜卒，子時嗣。時卒，子建嗣。建卒，無子，國絕。永寧元年，鄧太后復封建弟盼。盼卒，子尚嗣。

初，鯈刪定《公羊嚴氏春秋》章句，世號『樊侯學』，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。弟子潁川李脩、九江夏勤，皆為三公。勤字伯宗，為京、宛二縣令，零陵太守，所在有理能稱。安帝時，位至司徒。

族曾孫準

準字幼陵，宏之族曾孫也。父瑞，好黃老言，清靜少欲。準少勵志行，修儒術，以先父產業數百萬讓孤兄子。永元十五年，和帝幸南陽，準為郡功曹，召見，帝器之，拜郎中，從車駕還宮，特補尚書郎。鄧太后臨朝，儒學陵替，準乃上疏曰：

臣聞賈誼有言，『人君不可以不學』。故雖大舜聖德，孳孳為善；成王賢主，崇明師傅。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，群雄崩擾，旌旗亂野，東西誅戰，不遑啟處，然猶投戈講藝，息馬論道。至孝明皇帝，兼天地之姿，用日月之明，庶政萬機，無不簡心，而垂情古典，遊意經藝，每饗射禮畢，正坐自講，諸儒並聽，四方欣欣。雖闕里之化，鼮相之事，誠

不足言。又多徵名儒，以充禮官，如沛國趙孝、瑯邪承宮等，或安車結駟，告歸鄉里；或豐衣博帶，從見宗廟。其餘以經術見優者，布在廊廟。故朝多皤皤之良，華首之老。每宴會，則論難衍衍，共求政化。詳覽群言，響如振玉。朝者進而思政，罷者退而備問。小大隨化，雍雍可嘉。期門羽林介胄之士，悉通《孝經》。博士議郎，一人開門，徒眾百數。化自聖躬，流及蠻荒，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。八方肅清，上下無事。是以議者每稱盛時，咸言永平。

今學者蓋少，遠方尤甚。博士倚席不講，儒者竟論浮麗，忘謇謇之忠，習諓々之辭。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，銳錐刀之鋒，斷刑辟之重，德陋俗薄，以致苛刻。昔孝文竇後性好黃老，而清靜之化流景、武之間。臣愚以為宜下明詔，博求幽隱，發揚巖穴，寵進儒雅，有如孝、宮者，徵詣公車，以侯聖上講習之期。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，進其爵位，使纘其業。復召郡國書佐，使讀律令。如此，則廷頸者日有所見，傾耳者月有所聞。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。

太后深納其言，是後屢舉方正、敦樸、仁賢之士。

準再遷御史中丞。永初之初，連年水旱災異，郡國多被饑困，準上疏曰：

臣聞傳曰：『饑而不損茲曰太，厥災水。』《春秋穀梁傳》曰：『五穀不登，謂之大侵。大侵之禮，百官備而不制，群神禱而不祠。』由是言之，調和陰陽，實在儉節。朝廷雖勞心元元，事從省約，而在職之吏，尚未奉承。夫建化致理，由近及遠，故《詩》曰『京師翼翼，四方是則』。今可先令太官、尚方、考功、上林池籞諸官，實減無事之物，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。如此，則化及四方，人勞省息。

伏見被災之郡，百姓雕殘，恐非賑給所能勝贍，雖有其名，終無其實。可依徵和元年故事，遣使持節慰安。尤困乏者，徙置荊、揚孰郡，既省轉運之費，且令百姓各安其所。今雖有西屯之役，宜先東州之急。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，悉留富人守其舊土，轉尤貧者過所衣食，誠父母之計也。願以臣言下公卿平議。

太后從之，悉以公田賦與貧人。即擢準與議郎呂倉並守光祿大夫，準使冀州，倉使兗州。準到部，開倉廩食，尉安生業，流人咸得蘇息。還，拜巨鹿太守。時饑荒之餘，人庶流迸，家戶且盡，準課督農桑，廣施方略，期年間，穀粟豐賤數十倍。而趙、魏之郊數為羌所抄暴，準外禦寇虜，內撫百姓，郡境以安。

五年，轉河內太守。時羌復屢入郡界，準輒將兵討逐，修理塢壁，威名大行。視事三年，以疾徵，三轉為尚書令，明習故事，遂見任用。元初三年，代周暢為光祿勛。五年，卒於官。

陰識

陰識字次伯，南陽新野人也，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。其先出自管仲，管仲七世孫修，自齊適楚，為陰大夫，因而氏焉。秦、漢之際，始家新野。

及劉伯升起義兵，識時遊學長安，聞之，委業而歸，率子弟、宗族、賓客千餘人往詣伯升。伯升乃以識為校尉。更始元年，遷偏將軍，從攻宛，別降新野、淯陽、杜衍、冠軍、湖陽。二年，更始封識陰德侯，行大將軍事。

建武元年，光武遣使迎陰貴人於新野，並徵識。識隨貴人至，以為騎都尉，更封陰鄉侯。二年，以征伐軍功增封，識叩頭讓曰：『天下初定，將帥有功者眾，臣托屬掖廷，仍加爵邑，不可以示天下。』帝甚美之，以為關都尉，鎮函谷。遷侍中，以母憂辭歸。十五年，定封原鹿侯。及顯宗立為皇太子，以識守執金吾，輔導東宮。帝每巡郡國，識常留鎮守京師，委以禁兵。入雖極言正議，及與賓客語，未嘗及國事。帝敬重之，常指識以敕戒貴戚，激厲左右焉。識所用掾史皆簡賢者，如虞廷、傅寬、薛愔等，多至公卿校尉。

顯宗即位，拜為執金吾，位特進。永平二年，卒，贈以本官印綬，謚曰貞侯。

子躬嗣。躬卒，子璜嗣。永初七年，為奴所殺，無子，國絕。永寧元年，鄧太后以璜弟淑紹封。淑卒，子鮪嗣。

躬弟子綱女為和帝皇后，封綱吳房侯，位特進，三子秩、輔、敞，皆黃門侍郎。後坐巫蠱事廢，綱自殺，輔下獄死，軼、敞徙日南。

識弟興。

弟興

興字君陵，光烈皇后母弟也，為人有膂力。建武二年，為黃門侍郎，守期門僕射，典將武騎，從征伐，平定郡國。興每從出入，常操持小蓋，障翳風雨，躬履塗泥，率先期門。光武所幸之處，輒先入清宮，甚見親信。雖好施接賓，然門無俠客。與同郡張宗、上谷鮮于裒不相好，知其有用，猶稱所長而達之；友人張汜、杜禽與興厚善，以為華而少實，但私之以財，終不為言：是以世稱其忠平。第宅苟完，裁蔽風雨。

九年，遷侍中，賜爵關內侯。帝後召興，欲封之，置印綬於前，興固讓曰：『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，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士，令天下觖望，誠為盈溢。臣蒙陛下、貴人恩澤至厚，富貴已極，不可復加，至誠不願。』帝嘉興之讓，不奪其志。貴人問其故，興曰：『貴人不讀書心邪？「亢龍有悔。」夫外戚家苦不知廉退，嫁女欲配侯王，取婦眄睨公主，愚心實不安也。富貴有極，人當知足，誇奢益為觀聽所譏。』貴人感其言，深自降挹，卒不為宗親求位。十九年，拜衛尉，亦輔導皇太子。明年夏，帝風眩疾甚，後以興領侍中，受顧命於雲臺廣室。會疾廖，召見興，欲以代吳漢為大司馬。興叩頭流涕，固讓曰：『臣不敢惜身，誠虧損聖德，不可苟冒。』至誠發中，感動左右，帝遂聽之。

二十三年，卒，時年三十九。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，然敬其威重。興疾病，帝親臨，問以政事以群臣能不。興頓首曰：『臣愚不足以知之。然伏見議郎席廣、謁者陰嵩，並經行明深，逾於公卿。』興沒後，帝思其言，遂擢廣為光祿勛；嵩為中郎將，監羽林十餘年，以謹敕見幸。顯宗即位，拜長樂衛尉，遷執金吾。

永平元年詔曰：『故侍中衛尉關內侯興，典領禁兵，從平天下，當以軍功顯受封爵，又諸舅比例，應蒙恩澤，興皆固讓，安乎裏巷。輔導朕躬，有周昌之直，在家仁孝，有曾、閔之行，不幸早卒，朕甚傷之。賢者子孫，宜加優異。其以汝南之鉶陽封興子慶為鮦陽侯，慶弟博為澺強侯。』博弟員、丹竝為郎，慶推田宅財物悉與員、丹。帝以慶義讓，擢為黃門侍郎。慶卒，子琴嗣。建初五年，興夫人卒，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即墓賜策，追謚興曰翼侯。琴卒，子萬全嗣。萬全卒，子桂嗣。

弟就

興弟就，嗣父封宣恩侯，後改封為新陽侯。就善談論，朝臣莫及，然性剛傲，不得眾譽。顯宗即位，以就為少府，位特進。就子豐尚酈邑公主。公主嬌妒，豐亦狷急。永平二年，遂殺主，被誅，父母當坐，皆自殺，國除。帝以舅氏故，不極其刑。

陰氏侯者凡四人。初，陰氏世奉管仲之祀，謂為『相君』。宣帝時，陰子方者，至孝有仁恩，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，子方再拜受慶。家有黃羊，因以祀之。自是已後，暴至巨富，田有七百餘頃，輿馬僕隸，比於邦君。子方常言『我子孫必將強大』，至識三世而遂繁昌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，而薦黃羊焉。

贊曰：權族好傾，後門多毀。樊氏世篤，陰亦戒侈。恂恂苗胤，傳龜襲紫。

此南北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